

## 煤城的湖光

姚中华

湖面像一面镜子,如果能够直立该有多好,就能照出这座城日新月异容颜;湖面只能平躺,仰望着天空,映射着无垠的天光,还有周而复始的日月星辰。

人们对湖水的热爱,大概是镌刻在基因里的密码。淮北这座小城因地处淮河以北、黄淮平原之上,似乎生来与湖无缘,气候干燥,河湖稀少。“橘生淮南则为橘,生于淮北则为枳。”两千多年前,古人就通过观察淮南北气候的差异,对这里的风物给出了结论。

淮北因煤立市,因煤而兴。平原之下,煤是大自然馈赠这片土地不可多得的宝藏。淮北曾经作为全国十三大煤炭基地之一,两淮煤田是共和国早期煤炭工业一枚耀眼的勋章。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淮北迎来大规模煤矿开发建设,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,换上矿工服,戴上矿工帽,穿行于百米井下。在他们的头顶,矿井的天轮如同风车一般飞转,乌金从井口瀑布般向外流淌,一列列火车载着黝黑发亮的煤炭,驶向全国各地。从此,平原之上崛起一座能源新城。

煤矿开发给城市带来了财富,带来了人气,带来了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,也带来了新的烦恼与困惑。随着矿井开拓延伸,城市周边土地开始成片沉陷,原本平展的田畴,道路变得坑坑洼洼,尤其是稍一刮风,煤尘、灰尘四处飞扬,本来脆弱的生态环境愈加不堪重负。眼前的景象,似乎加深了人们对湖水的渴望。然而,一座平原之城与湖的距离,似乎就是现实与梦想的距离。一湖满盈的湖水,只能出现在淮北人的梦乡。

20世纪80年代,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淮北煤矿,成为矿山一分子。我目睹了矿山人声鼎沸的开采盛况,也目睹了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对湖水的期盼。位于市区的相山,主峰300余米,山中本无水,人们便在山谷处开挖出一个不到两公顷的人工湖,并给它起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——“相山天池”。每逢节假日,“天池”边挤满了前来观湖的市民。我也慕名来到“天池”。看到那些在湖边拍照、脸上洋溢着快意的人们,我差点笑出声来,眼前的人工湖,在我家乡江南水乡充其量就是一个大大水坑。

人工湖,自然不能满足淮北人对大湖的渴望。但是,如同天赐之缘,人们从城市周边塌陷的沉陷区,忽然看到了希望。

沉陷区,是煤矿开采后在地面留下的特

有地貌。煤炭从地层深处开挖出来后,地面变成了采空区,时间一久便开始沉陷,越来越深的积水会慢慢淹没庄稼、树木、道路,以及村庄,最终变成一个貌似沼泽的水洼地。这是煤矿开采后无法避免地在大地上留下的“伤疤”。

改造沉陷区,变水洼为湖泊。一场向沉陷区要湖的“生态战”悄然打响。

第一个改造的是城南的一片沉陷区,人们给它取名“南湖”。

那是夏日一个周末的傍晚,我骑着自行车决定到改造后的南湖一探究竟。到达湖边,眼前的景象让我这个从小喝长江水长大的南方人也暗自吃惊,原本坑坑洼洼、到处是水洼的沉陷区,经过深挖、清淤、回填、改造,变成一处宽广的水域,一座泱泱大湖仿佛从天而降。湖面波光粼粼,一抹夕阳照在水面,像有无数细小的金片漂浮在涟漪之上,闪烁着金光。湖边有许多游人,看得出他们也像我一样,眼中充满了惊奇。后来得知,经过改造的南湖占地100公顷,湖面面积是扬州瘦西湖的两倍。

南湖的波光,成就了淮北人对大湖的梦想。然而,这仅仅是一个开端,继南湖开发之后,东湖、中湖开发又马不停蹄拉开了序幕。

东湖煤矿沉陷区,面积与南湖相当。与南湖开发理念不同,在这里,人们利用原有沉陷区生长的芦苇、菖蒲、水草,稍加改造,成为一片湿地。早晨,晨光乍现,一簇簇芦苇在湖水中摇曳,如同轻风曼舞。不时能见到水鸟在水中出没,游弋觅食,追逐嬉戏。沿湖修建的人工步道,木栈回旋,垂柳依依。东湖,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惊喜。从此,这里便成了市民晨练的打卡地。

中湖介于主城区与东部新城之间,原来的沉陷区曾经是城市东扩的一大障碍。经过改造后,沉陷的水洼地变成了深湖,没有被水淹没的地方,通过回填垫高,成为湖中岛,宽阔的中湖大道将湖心岛与陆地连在一起,构成连接主城区与东部新城的大通道。入夜时分,中湖大道和湖心岛上华灯齐放,灯光倒映在水中,将湖水映照得五光十色。中湖的灯光,如同撒落在水中闪光的珠宝,又像一簇簇轻轻跳动的小火苗,为城市的夜晚勾勒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城北湖里煤矿是一座建于20世纪60年代的矿井,进入新世纪后,因资源枯竭关闭并坑,矿井周边同样落下大片沉陷区。这片区

域最终被宁波一家旅游公司相中,他们利用沉陷区地貌,造湖、修路、绿化、建岛,在湖畔与岛屿之间,建起了一幢幢别具一格的“帐篷屋”,将湖区打造成集旅游观光、休闲民俗于一体的文旅项目。原本的沉陷区,摇身变成了“朔西湖”景区。这里一大看点是夜晚观赏星光。满天的星光,人们伸手似乎就能触摸到天幕,星光倒映在静谧的湖水中,光影点点,仿佛天河落入了人间。

今年五月,家乡一位文友来淮北,我带他分别游览了南湖、东湖和中湖,还让他体验了一把朔西湖的民俗。第二天一早,我又领他前往位于市区西南方向的乾隆湖。

来到湖边晨曦亭,文友脸上除了露出观看其他几座湖相同的惊讶外,还挂着一丝不解,眼前的湖为什么叫作“乾隆湖”,难道它与乾隆皇帝还有什么关联?

我解释说,相传,乾隆二十二年黄河泛滥,河南、安徽北部遭受水患,淮北尤其严重。吏部侍郎裘曰修向乾隆皇帝禀报灾情,乾隆皇帝写下“惠我南黎”四个大字,以示恩泽。这段历史传说的细节是否真实,有待考证,但“惠我南黎”四个字却是淮北引以为豪的一个历史文化标签。如今,印刻着四个字的石碑,就树立在乾隆湖的惠黎阁前。

文友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,雾气缥缈的湖心处,一片不大的陆地上矗立着一座仿古式高阁——惠黎阁。此时,湖面晨雾刚刚散去,湖中景观像是揭开一层神秘的面纱,一一展露在我们面前。我告诉文友,乾隆湖是淮北市利用煤矿沉陷区修建的第五座大湖,两年后,这里还是一片沉陷区。文友听罢,感慨之余,随口吟诗一首:  
雾破湖光艳,云腾旭日升。  
风摇千顷碧,皖北江南城。

皖北江南城!是的,一座从无湖缺水的城市,到如今大湖相拥,潋滟的湖光不仅折射出这片土地历经阵痛后的嬗变,也折射出一座城的华丽转身。



## 广州陈氏书院

田志俊

岭南大地,物华天宝,数钟灵毓秀,还看陈氏书院。

陈氏书院坐落於广州市中山七路,筹建于清光绪十四年(1888),光绪十九年(1893)落成。书院占地15000平方米,主体建筑面积6400平方米,坐北朝南,为三进院落式布局,由大小19座单体建筑构成。建筑之间以青云巷相隔,长廊相连,庭院穿插其间,错落有致。它是广东省现存规模最大、装饰华美、保存完好的传统岭南祠堂式建筑,被誉为集岭南建筑艺术之大成的“建筑艺术明珠”。

站在陈氏书院大门前向北望去,迎面便是高大的首进厅堂。厅前矗立着铁旗杆,昭示着陈氏家族曾出过显贵人物。厅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雕塑、陈设与艺术珍品,一侧墙面上设有示意图,对书院形制、建筑构件等做了详细介绍,便于游客参观时直观理解。第二进为体量更为宏伟的祠堂主体建筑——聚贤堂,是昔日陈氏族人祭祀、议事的核心场所,堂前左右两侧设有厢房。堂内安放著书院的镇院之宝——一座金碧辉煌的神龛,其工艺价值之高,民间素有可抵一套豪宅之说。

建筑之本,首在坚固耐用。陈氏书院兼具书院与祠堂功能,历史上还曾用作学校、厂房,历经一百余年风雨,依旧巍然屹立。而更令其熠熠生辉的,是遍布内外的精美装饰:从外墙到室内,从屋顶到地面,从墙体到门窗,从栋梁到廊柱,处处雕梁画栋、彩饰纷呈,集中展现了石雕、砖雕、木雕、陶塑、灰塑、铜铁铸、彩绘等七种工艺,既融合南北建筑特色,又兼具中西装饰风格。屏门、神龛、花罩、梁架、斗拱、雀替等构件,无一不饰以精美的雕刻。

大门前一对石狮造型生动、神态祥和,是

岭南石狮雕刻的经典代表。书院正面墙体上的六幅大型砖雕,堪称广州砖雕艺术的巅峰之作,宛若六幅巨制水墨画。其中两幅宽4.8米、高2米,为罕见的大型砖雕作品。砖缝细密如丝,拼接齐整,层次丰富、立体感极强,让原本素朴的青砖墙顿显华丽典雅。后进入大厅内设有一11座高达8米的木雕神龛,分为基座、龛身、龛顶三部分。龛罩正中雕有红日纹样,四周镂空龙凤、花卉与人物故事,雕工精湛、装饰富丽,为广东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木雕杰作。

陶塑与灰塑,是极具岭南地方特色的装饰工艺。陶塑瓦脊在陈氏书院尤为出彩,全院共有11条双面人物陶塑瓦脊,总长约163米,分别安装于三进三路九座厅堂屋脊之上。题材多取自粤剧折子戏、民间传说与吉祥图案,共塑人物1109个。其中聚贤堂正中的陶塑瓦脊长27米、高2.9米,连灰塑基座总高达4.26米,塑有123个人物,为岭南地区现存最长的陶塑瓦脊。

灰塑以石灰或贝灰为主要原料,拌入发酵的稻草、草纸,经反复捶打制成草根灰、纸根灰,再以铜线、瓦筒为骨架,在现场直接塑造,干燥后施以矿物颜料。其题材丰富、色彩艳丽,多用于门楣、窗框、山墙顶端、屋檐瓦脊及亭台牌坊等处。

陈氏书院的铜铁铸装饰同样夺目生辉,尤显气势。大门正中镶嵌一对铺首衔环,神兽造型威严,环体硕大,离地高度超2米,直径60厘米,单个重达60公斤。两扇大门上绘制的门神画像,历经百余年岁月,色彩依旧鲜亮不减。

精美的建筑自有灵魂,更蕴含深厚的文

化内涵,既包括可观可赏的物质文化,也包含凝聚人心、感染后人的精神文化。

陈姓为广东省第一大姓,人口约占全省十分之一。陈氏书院由清末广东各地陈氏宗族共同捐资兴建,既是教书育人之所,也是祭祀先祖、商议族事之地,一座书院,凝聚起四方宗亲之心。如今,这里已设立为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,依旧是海内外陈氏族人心中的精神圣地。一座建筑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,根源在于人心的认同与文化的维系。

陈氏书院大门西侧外墙,刻有醒目大字“昌妣”,取“妣姓昌盛”之意。书院为何不题“昌陈”?这与陈姓源流及妣姓渊源密切相关,亦与作者的“田”姓同根同源。据史料记载,上古圣帝舜本姓姚,舜禅位于禹,禹之子启建立夏朝;夏亡商兴,商亡周兴。周武王克商后,追封先贤后裔,将舜后人分封于今河南淮阳一带,建立诸侯国。因封地有妣水,其后人遂以妣为姓,国号为陈,故有陈姓;国君谥号胡公,后世又有胡姓。后陈国内乱,公子陈完奔齐,改姓田,家族日渐兴盛,终成“田氏代齐”之历史典故。姚、陈、胡、田五姓,源流有序、同宗共祖,本为一家。故而研究姓氏文化的陈氏人士与笔者相见,常亲切道一声“一家子”,言语间满是血脉认同与宗亲温情。

家是最小国,国是最大家。家庭、宗族、国家,皆由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凝聚而成。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大一统格局生生不息、不断发展壮大,正是依靠高度的文化认同与深厚的文化力量维系。我辈当珍视家族、守护姓氏、热爱家国,传承这份绵延不绝的文脉与精神。

## 花开的声音

曹立杰

不是喧哗,不是叹息  
而是一声清唱  
在晨露未晞的枝头  
悄然滑落

它说:我要绽放  
于是,花瓣微颤  
如蝶翼初展  
挣脱了夜的沉默

没有掌声,没有喝彩  
只有风,轻轻一吻  
整个春天  
便在刹那间苏醒

你若侧耳  
会听见泥土松动  
听见光在流动  
听见生命  
以最柔软的方式  
撞响了人间的钟

花开的声音  
是寂静的轰鸣  
是无声的宣告  
美,从不喧嚣  
却总能  
让人心颤

## 携带心灵出游

骆志淮

春风一到,山就绿了。那种绿是漫过来的,从这道坡漫到那道坡,从这棵树染到那棵树,温柔得让人坐不住,总想着该出门走走了。

可我总觉得,旅行这事儿,急不得。若只是从一个地方奔到另一个地方,拍几张照片、打个卡,回来翻翻相册,除了人挤人的背影,好像什么也没留下。真正让人记住的,是那些慢慢走、慢慢看的日子。

有个朋友前些天痴迷骑行,有一回约了三位驴友,骑着山地车直奔黄山。去时是春天,归来已是初夏。人瘦了一圈,脸也晒得黝黑,可无论站在哪儿,他的眼睛都澄澈明亮。他说,这三十多天里,他们没急着赶路,走到哪儿算哪儿。遇到好看的青山便驻足凝望,听见溪水潺潺就静坐聆听;同村里的老农闲话家常,看晨雾缓缓散开,等晚风轻轻拂面——人是瘦了,心却满了。

我听着,心里满是羡慕。那样行走,才称得上真正的旅行吧。

这让我想起徐霞客。那个一生都在路上的人,栉风沐雨,跋山涉水,足迹踏遍半个中国。那时没有高铁,没有导航,他靠一双脚、一颗执着探寻的心走遍山河。他写下的游记,即便今日翻开,仍能闻到山野清气,听见风穿松林的声音。为何?因为他不是在赶路,而是在与山河倾心相处。

还有丰子恺。他从故乡前往省城,坐火车本四个时辰便能抵达,他却偏要择水路而行。小船悠悠轻摇,看两岸炊烟袅袅,观云影倒映水面,听船桨起落伴时光缓缓流淌。用他的话说,慢慢走,才能看清沿途景致。这句话,我记了很久。

可惜的是,如今的我们都走得太快了。高铁呼啸,飞机穿梭,一闭眼一睁眼,人已身在千里之外。窗外风物来不及细看,便被远远抛在身后。景区里人山人海,众人举着手机争相向前,拍完一张便赶往下一处景点,如同赶场一般。这般游历,不过是换个地方打卡,心却始终未曾跟上。

我一直觉得,真正的旅行,应如一只蝴蝶。飞过花丛,便沾一缕花香;落于枝头,便享片刻安宁。累了,就在清风花香中安然入眠;欢喜时,便对着青山绿水浅笑。随性一点,自在一些,才不辜负这一路风光。

春日正好。若你也打算出门走走,不妨慢一点。不必把行程排得满满当当,也不必看遍所有景致。带上一颗闲适的心,遇见心仪的风景,就多驻足片刻;遇见温暖的人事,就多停留一会儿。把一路的山光水色、人情故事,细细积攒,酿成一段温柔绵长的回忆。

这样的旅行,才真正算得上——带着心灵出游。

## 看春天

范平荣

想去春天看你。你在原地,冰河为什么没有声息?翻腾的情绪为什么要深埋谷底?想你了。冬眠的悄无声息侵蚀着孤单的身躯,思念像潮水一样,从冰冷里涌出热泪。

整个冬天,在寂静中沉默,却不似雪花那么想念春天的模样。春风拂面,细雨霏霏,缠绵的情话如柳条垂落,像柳枝一样发芽,渐渐透着鹅黄嫩绿,明亮在阳光里,那么富有魅力,像你的嫣然笑语。

一日三秋。三月一季,是多少个日日夜夜呀!梅花开得慵懒而繁密,熬过冬的风霜严逼。

今年春天来得早,新年之前就立春了。一夜的雨声没有吵醒我,却吵醒了鸟儿,它们立在枝头欢乐地鸣叫,好像在分享攒满了很久的快乐。人都是变动的,但又总在春风里寻求一种确定感。一年四季各有各的色彩,而我真舍不得你内耗自己。坦然一点,释然一些,生活便有春天的五颜六色。秋冬萧瑟,有人却偏爱它们所蕴藏的丰富心灵。那些深埋地下的浑厚,足以穿透一切,为春夏孕育勃勃生机。

春,是希望,是美好,还是所有的久别重逢?我也想和你重逢。看桃花树下,梨花枝间,杏花微雨中,樱花盈盈里。那些漂泊的心疼,那些真实的枯寒,那些盛开里的水冷刺骨,都在春天里消散!我想念的人,靠近花园,在羊肠小道上一路相随,不再分离,不用躲避,不必猜疑。炊烟升起,在孟春里安享惬意。想你,是春天最高级的礼遇。春天里,有多少生命彼此相赠、相遇,碰撞出精彩与奇迹,暖意顺着风缓缓流转。我也是苏醒的一枝玫瑰,开在你采摘时的目光里,沉甸甸地感知着情绪波动的战栗,只为给春天增添一丝暖意。

千回百转的旋律,勾勒出完美模样。谁想只住在彼此梦里,与另一个自己深刻重逢,温柔而甜美。琴音如玉,润泽心扉。高山流水,人间共鸣;琴声柳笛,流淌着深情的不可触及,耳边低吟着灵魂的独语。那些深藏心底的记忆,春天的悲伤,是春还未遇到知音,或是已遇见了知音。你看,你生根、发芽、长大,好像始终是独自在风雨里独挡天涯。一颗颗幼苗,一只只鸟儿,一片片芽苞,都在努力,都在奋发,搏击长空看春天。万紫千红。

希望每一个生命都不是自作多情。春天播撒一切,而爱,便是那颗最珍贵的种子。

## 舌尖上的春天

肖震

春天,是一场盛大而美好的苏醒,它不仅以斑斓的色彩与蓬勃的生机装点大地,还悄然跃上人们的舌尖,用独特的味道唤醒沉睡一冬的味蕾,演绎着一场味觉的盛宴。

立春之日,当第一缕春风轻柔地拂田野,田间地头的荠菜便像一群活泼的小精灵,纷纷从土里探出细嫩的小脑袋。在春风春雨的滋润下,不几日,它们便簇拥拥挤,绿油油的一片。这时,主妇们便挎着菜篮子挖荠菜。而荤素馅的荠菜饺子,便是春天馈赠的最好美味。将鲜嫩的荠菜洗净,焯水切碎,与新鲜的猪肉末混合,调入适量的葱姜末、盐、生抽与香油,搅拌均匀,荤馅便大功告成。而素馅的则是荠菜与炒熟的鸡蛋碎、粉丝、撒子一起调和。手巧的主妇们将擀好的面皮包裹着这饱含春意的馅料,捏出一道道精巧的褶皱,仿佛是春天的细密纹理。下锅煮熟后,捞起盛入碗中,轻咬一口,无论是荤馅、素馅,荠菜的清香瞬间在口中绽放,那鲜美的滋味,口齿留香,更似春天的阳光,暖融融地渗透到底。

香椿,亦是春天舌尖上的一抹独特味道。香椿树在春的轻抚下,冒出紫红色的嫩芽,一撮撮的,吸引着我们味蕾的注意。将香椿洗净,用热水稍烫下切碎,撒上盐粒,拌豆腐,清爽简单,紫红配雪白,色泽独特,实属佐酒小菜。而香椿炒蛋,简单却韵味十足。将香椿芽洗净切成碎末,与打散的鸡蛋液搅拌在一起,撒些许盐粒。待油锅烧热,倒入蛋液,瞬间,“嗞啦”一声,香椿与鸡蛋混合后独特的香气便弥漫开来。随着炉火的“舔舐”,炒锅翻炒几下,金黄色的鸡蛋裹挟着紫红色的香椿,色泽深厚诱人。无论是凉拌豆腐还是炒蛋,香椿那浓郁而特殊的味道冲击着味蕾,既有春天的微风细雨,又带着几分清新雅致,让人沉醉、回味。

槐花,更是春天舌尖美味上的“翘楚”。三月底、四月初,槐花骨朵便一簇簇的挂满枝头。仿佛在一夜间,槐树的枝头犹如满载的“小白鸽”,密密匝匝,随风摇曳。槐花开了,主妇们三三两两挎着篮子,拿着勾刀,勾起挂满枝头的簇簇槐花,坐在树下将槐花从枝蔓上捋下。将槐花泡洗干净,滤干水分,撒上盐粒,拌上面粉,放到蒸屉里蒸。出锅后,冷却,淋上麻油,拌上蒜泥或辣椒酱,一道清香四溢的槐花蒸菜就做好了。巧手的主妇们还做出槐花炒蛋、干槐花蒸肉、槐花酱等美食,口味、风格自成一统。

除了这些,还有鲜嫩的榆钱、马兰头拌香干等等,这些独属于春天的食材,以各自独特的风味,在人们的舌尖上勾勒出一幅五彩斑斓的春日画卷。每一口品尝,都是对春天的深情拥抱,都是对大自然慷慨馈赠的感恩。舌尖上的春天,是一场用味道编织的眷恋,让人们沉醉其中,感受着春天无尽的美好与活力。